

出 版 说 明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后，从清末就有艺人编成评书讲述，经过历代艺人敷衍，留传下来一批不同流派的评书讲述本。这些讲述本大都保留了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，充实了大量细节描写，在刻画人物、铺叙故事、运用语言上更富于民间口头文学色彩，有的并对原著有所发展和创造。应读者要求，本社将陆续出版传统评书《聊斋志异》若干篇目选集或单行本。

《聊斋志异》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吏、豪强的残暴，大多假托神鬼妖狐故事。在人同“异类”的关系后面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用寓言式的曲笔搜神谈鬼，闪耀着民主性的光华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还不能认识和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，看不到改革现实的出路，对某些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（如君权制、一夫多妻制等）也是肯定的。改编的评书本，自然也不能完全脱出原著的局限，这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。

目 次

红 玉	刘健卿 讲述 宋天成 整理	(3)
嫦 娥	刘健卿 讲述 脱士明 整理	(81)
鸦 头	齐信英 讲述 李作霖 整理	(145)

红 玉

刘健卿 讲 述

宋天成 整 理

《红玉》这段故事，发生在靠近山西、河南、山东的直隶省广平府。广平府管辖下广平县，离县城不远的有一个村落有一户姓冯的人家。冯老头有个儿子，冯生字相如，老俩口跟前就这一个独生子。冯家有三间旧北房、两间旧西房，还有祖上遗留下的几亩毛地，一家三口刚够糊口，生活没富余，若遇荒年就得逃荒。冯老头本是个有功名的人，不用说能做了官，就是小衙门口当上一份小差事，每月有个准收入，也满能对付一家温饱。可惜这位冯老头的脾气当不了差事，他为人太耿直，一辈子不作损人利己的事，要是穷人做了不公平的事，还要心直口快地把人指责一顿，这焉能不得罪人！

冯老头在年轻的时候，从他考上功名那天起，他就看透了考场中的弊端；看透了宦途上的黑暗，大官、小官儿上下勾结，无官不贪，苦害百姓，滥杀无辜。所以立志不求进取，不做官。那个时候要想做官，不花钱打通门路不行，掌大权的都是无财不取、非亲不用的。后来，老同学举荐他在衙门里当个文书，在公事房里抄写文书。有些公事与堂上原告的状态出入很大，看得出来这是被告花了钱啦，这官司焉能不输？见到这些，他不光是生气，而且气愤地骂街。对于这些百怨千仇的不

平之事，他常常是夜不能眠，饿死也不干害人的事，只好还回家种那几亩地。

冯老头是个读书人，对冯生的学业要求十分严格，每晚灯下教读，使得冯生才学出众、满腹经纶，在初试中考上了秀才。这冯老头千叮咛、万嘱咐的不让儿子做官。相如是个好孩子，最听他父亲的话，就再也没有往上进取。他同父亲一起在家安心地种地。

自从相如中了功名，就有人给相如提亲。后来经人说妥，是一家贫苦农家的闺女。定亲后，冯老头卖去了两亩地，很快就把儿媳妇娶过了门。这个家就成了四口人了，老两口、小两口。儿媳妇很贤惠，不但侍奉公婆最孝，而且小两口也很和睦。按冯老头的脾气来说，这是最称心如意的家庭啦。现在就是家中生活又增添了困难，家里人口多了，地少了，焉能不困难！因此，又托人介绍出外教书，就是教“专馆”，也有叫“家馆”的。凡是请老师到家里教孩子念书的，全都是财主，不是豪门大户是请不起专馆老师的，每年得付几十两银子的学费。除此而外，逢年遇节，学生还得孝敬点节礼给老师。这样，冯老头家中的生活才有些好转。干了不足两年，冯老头又犯了脾气。为什么呢？他看到有些县官或是府里官人，经常有人与东家有往来；再有，就是哪年也有几次贫苦老百姓到这儿来跪门求饶的。冯老头细一打听，原来这些穷人不是因为地，就是因为欠财主账还不上，财主强霸了人家的地，扣了人家的闺女。甚至把那骨节硬的穷人送进衙门里去坐牢。冯老头把这些事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决心不给财主教孩子念书了。一狠心辞去了专馆，又回家种地去了。

这么一来，家里的生活又有了问题。冯老头每天出去，不

是干活，就是跟对心思的街坊老人一块闲聊。他哪里知道在家的妇女过日子的难处，既照顾老的，也要照顾小的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把个老婆就给熬煎病啦，而且是一病不起，不久就一命呜呼了。发丧完老婆，家中的事只靠儿媳一人操劳，没过两年，儿媳也累死啦。这下子可苦了，不但地只剩三亩，而且又无其它收入，家里一切负担都落到了他们父子二人身上。冯生每天挑水做饭、下地干活，有时还要洗洗爷俩的衣服，袜子破了都得自己补。冯老头年岁大啦，只能拣点粪、拾点柴，其它事，什么也干不了啦，就全靠冯生个人了。冯生不但干家里和地里的活，而且想方设法的不让老人生气。别看家里生活这么艰苦，冯老头的家教还是很严的。冯生是青年丧偶，白天干活不觉什么，一到晚间，回到自己房中，看到妻子留下的衣物，见景伤情。不禁思绪万千，很难入睡。

这天，正是七、八月的季节，大秋丰收在望。吃完晚饭，爷儿俩坐在院中乘凉说闲话，冯老头坐一会儿乏了，回房中先睡去了，冯生一人独坐院中。这时，正是月中，明月悬挂高空，映如白昼。此时此景，冯相如不由得想起死去的妻子，这要是她活着的话，自己劳累一天，在睡前，怎么也得给我烧点水洗洗身上，洗洗脚啊！两人有说有笑的，能把一天的劳累忘掉。现在只是独身一人，自己吃上两顿饭就很不简单了，哪里还顾得上舒服不舒服呀！用点凉水洗洗算啦。唉！真是“面对明月思往事，暗自伤悲无人怜”，不由得一声长叹。

无巧不成书。正在相如伤叹之时，忽听那旁噗哧一声哑笑。冯生抬头一看，东邻的墙头上，有一个女子正在对他抿着嘴笑。冯生仔细打量，见这姑娘也就有十八、九岁。生得杏脸桃腮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头上簪环不多，戴着鲜花。衣着虽

不算华贵，倒也鲜艳整洁。身条不胖也不瘦，称得起标准女子。她对着相如微笑。冯生看得出来她不是什么贵族小姐，分明是一位小家碧玉呀！论她的姿容，在本村可说是独一无二的绝色佳人。这么多年，东邻家有这样一位好姑娘，我怎么不知道哇！今天她隔墙相望，一定是她知道我的孤苦，我何不把她叫过来问问她。冯生想到这里，但又不敢大声呼唤，怕让父亲听见。故此他以手相招。这是冯生的一种作法，你既然趴在墙头冲着我笑，想必是你爱看我。我要是装作没看见，岂不辜负了姑娘的心意？再者，都是年轻人，无论男女，青年人到一堆儿，说起话来都是热乎乎的，冯生青年丧偶，身旁缺少一位知心的人，好倾诉自己的衷情。可是他受着礼教的束缚，怎能去强拉硬拽，只好冲她招呼：你要是来，我就接待你；你要转身一走，我也不追，这算不上我越礼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冯生冲她招手，她并没走，只是微微地一摇头，并且用眼睛往后一瞟，那意思是：别让我妈知道。冯生一看，心说：有门儿。他往前凑了两步，把手举到胸前不动。那意思是：你别嚷，你只管过来，别人不会知道的。那姑娘笑容可掬的微微点头，又用手指了指墙。那意思是说：这墙我怎么过去呀？冯生一摆手，意思是说：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冯生想起自己上房晒玉米有个梯子，于是便跑到柴火堆那边，把小梯子搬过来了，立在那姑娘的面前，并且用手扶稳了梯子，立牢固啦，这才又冲姑娘招手。意思是：你过来吧！梯子倒不了啦！这时，就看这个姑娘一骗腿，双手扒住墙，一转身，用脚摸着找梯子的横担，冯生着急地捂住她的脚，往横担上放，后又用手扶住她的胳膊肘，搀着她下了梯子。

冯生把姑娘搀下梯子，进到院内，他的心怦怦直跳。生怕

父亲看见，就用手一指他的屋子。那意思是：咱到屋里说话去。姑娘一点头，两人手拉手地进了屋。冯生握着她那细腻而软绵绵的手，借着灯光一看：这姑娘不仅脸面俊秀，而且皮肤白里透红，十分可爱。外面皓月当空，照如白昼，看来屋里不点灯互相也是看得见的。冯生就说：“外边有月亮，用不着点灯吧？”姑娘说：“点灯干什么？也不作活，惊动了老人家就麻烦了。”冯生一听，这姑娘真够聪明，她知道我的心事。来！就坐在我的炕上吧！

这两人肩并肩、手拉手地坐在炕沿边，冯生便问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“嗨！我们是一墙之隔呀！我就是东邻家的闺女，小字红玉呀！”“噢，原来是红玉姐，黑夜之间上墙干什么？”“我母亲年岁大了，睡得早。我在院中乘凉，听这院内有人长叹，我估计是你，故此登上墙头，看看你这个伤情的人。”“哈哈！哈哈！你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呢？”“常听我娘她们说过你家的遭遇和你现在的处境，我真替你为难，很同情你。很想见你一面，安慰安慰你。”姑娘的这份心意，使冯生非常感动和高兴。“哈哈！哈哈！不想小生今日还有人相怜，真乃幸甚哪哈哈！哈哈！……。”相如这一高兴都乐出声啦。“你声音低些，让老人家听见多不好哇？”“他在北屋睡下了，听不见，来！来！咱们也躺下说话吧！”“你睡觉，我别搅你，我走吧！”“喂！别走哇！咱们躺下说话，不是更好吗？”说着，冯生上前就抱住红玉，亲热地把她放倒在炕上。红玉也未拒绝，两个人就面对面的躺下说话。啊！这两人说得那个亲密呀！

这事好象有些前后矛盾。冯家老头不但家教严，而且脾气秉性特别耿直，怎么今天冯生又不一样啦？冯生自幼就是一个规矩人，上学时低头来、低头去，从不跟同窗打闹，夸他是

个好学生。自从失了家口以后，爷儿两个的家务，不管是外边的事，还是家里头的事，冯生自己全干了，跟着父亲过这份儿苦日子。街坊邻居都认为相如是个能刻苦的小伙子，对左邻右舍的妇女，从没多看过一眼，更没有挑逗过别的妇女，搞不正当的事情。大伙儿都夸这是个好小伙子。那么，这么老实的人，今天怎么和这么一个不相识的姑娘三言两语就搞到一块儿去了呢？这完全是红玉姑娘对冯生的苦闷太同情啦。“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”哪！何况冯生青年丧偶，有一肚子说不出的苦闷。这时来了这么个红玉姑娘，找他来谈心，很快俩人也就成了亲密的知心人儿啦！总的说，还得说人家冯相如走的正，忠诚老实，才有这么个姑娘同情他，从心眼里爱。要是冯生平日不走正路，这姑娘就不会同情他，走在对面儿也一撇嘴就躲开啦。

闲话丢开，咱们还说红玉。一夜过去，天还没亮，红玉就说：“不行，我得走。”“天还未亮你忙什么？”“不行，我妈起得早，要瞧不见我就坏啦！你别急，今天晚上我再来。”“什么时候我去接你？”“不用接，到时候我自会来。”说完，红玉就走了。相如又睡了一会儿，冯老头在外边喊上啦：“相如！太阳都出来啦，还不挑水做饭去。”冯生赶忙起来挑水去，老头刷锅烧火，爷儿俩做早饭。饭吃完了，冯生下地干活去了，冯老头出外拣粪拾柴去了。

晚饭后，冯老头早早的睡了，冯生收拾家伙。正想休息会儿，屋门开了，红玉姑娘进来了，冯生一看，喔！今天同昨天大不一样了，昨天她虽然笑，可是还带着羞答答的样子。今天可不然了，不但是笑吟吟的，而且亲切自然，满面春风。进得门来就向冯生打招呼：“你吃过饭啦？”“刚吃完，你用饭了吗？”

“我也刚收拾完。”说着话，红玉就脱去了外衣，露出了贴身的裤褂。她今天穿得比昨天更漂亮啦，大大方方的，一点也不带羞怯样子，就好象是两口子一样。比昨天更亲热啦！

从此，每天晚上不论早晚必到，天天相会。有的时候还给冯生带点好吃的来，两个人每晚说说笑笑，一块儿吃、一块睡。日子长了，冯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，两个人亲热得无话不讲，订下了海誓山盟，一个非你不娶，一个非君不嫁。两个人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。这红玉每晚来，天闪亮就走，不觉过了半年。

这天，红玉来得很晚，相如等着，要睡不敢睡，心里直麻烦。直到天交二更啦红玉才来。冯生带着埋怨的口吻问：“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叫我好等？”红玉说：“今天妈妈睡得晚，家里有点事儿。”俩人仍然是欢欢笑笑地收拾被褥，准备安歇。这时，就听当院里冯老头一声喊：“相如，你给我出来！”把两个人吓得目瞪口呆。

这冯老头怎么来了？这个老头一向是黑天后待会儿就睡。今天他不知道是喝了不开的水，还是吃了不合适的东西，肚子里很不好受。老头去厕所回来，路过相如的窗根前，听到屋内有女子的声音。老头很纳闷，就站在窗前听着。正赶上红玉说话，说妈妈睡得晚……冯老头全听明白了，这是邻家女子私奔。冯老头一辈子耿直，焉能容许儿子这么胡搞？老头儿有他的想法，没钱续娶，打一辈子光棍儿，也决不胡闹。倘若被人知道，岂不败坏了自己的名誉！想到这儿，决心先教训教训相如。气往上撞，就这一嗓子，把两个人都吓傻了。

冯生是个孝子，他先安顿一下红玉：“你别怕，这是我父亲，我去向他认罪去。”说着，冯生就出来啦，见老头胡子嘴噘着是个生气的样子。冯生赶忙向前跪地求情：“爹！您不要生

气，儿有下情。”冯老头把眼一瞪：“我把你这不肖畜生！你做的这种事，又丧德，又害了别人。咱们家败落到这步田地，你还有心当浪荡公子哪？”冯生听了痛哭流涕：“爹！您不要生气，从今以后，我痛改前非就是。”冯翁听了儿子的哭诉，也不好再骂儿子啦，他很知道自己儿子平时的为人，他绝不能自己到外边去勾引女人，一定是缺乏教养的邻女私奔。如不把她轰走，日子长了，惹出是非就不可收拾啦。想到这里，丢下冯生不理了，又对屋中的女子斥责了几句：“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女子，不守闺戒，任意私奔，倘若此事传出，不但你落个不洁之名，我家也不免声名狼藉。我父子今后在乡里如何见人！”老头不能再往深里说啦，他明白，这私奔的女子决不是远处来的，也就是左邻右舍没多远的。再多说，让她父母知道就不好了。故此，冯老头压压火回屋睡觉去了。

再说相如，见父亲没再深究回房睡觉去了，他赶忙回到屋里去安慰红玉。到屋里一看：红玉哭得都成了泪人啦！冯生心里可难过啦。他走上前去劝红玉：“你别哭啦！我父亲就是这样脾气，让他说去吧！我赶紧想法把你娶过门来就好啦！”红玉掉着泪抽泣着说：“老人家责备得对。本来嘛！我只顾同情你的苦闷，忘掉了私奔是可耻的事，真使我难以自容。看来咱俩的缘分满啦！我再不能来啦！”冯生一听姑娘要走就赶紧拦住说：“你不要把老人的话挂在心上，容我跟老人家商量商量，一定设法把你娶过来。如果你真与我有情，你就应该把今天老人家的举动丢开，我们日后还能长久相聚。”红玉止住抽泣，擦了擦眼泪，很严肃地说：“不行！今天我受了老人家的斥责，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他老人家？我绝不再进这个家了。”冯生一听红玉的话说得很坚决，一定要走，而且以前订的婚约也算吹

了，这下相如可真急啦！“红玉，你不能这样狠心一走哇！千不念、万不念，也要念我俩半年共枕之情啊！当初你同情我，不嫌我家贫寒，现在你抛弃了誓言一走，你知道我的心该多难受啊？”说着，冯生的眼泪就掉下来了……

冯生这么一哭，红玉倒不好意思走啦！她很明白：我要这么一走，倘若他一时心窄，挤出事来，那可就是我的不是了。当初我要不看他孤苦可怜，我也不会私奔到这儿来。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我怎能狠心走哪？想到这里，她又坐下来宽解冯生。“相如，你别哭好不好？听我说，你的书读得多，又有功名，大道理你都知道，你我不过是私遇，并无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跳墙钻洞的事儿焉能白头到老呢！”

冯生觉得也有道理，就问：“那难道你我二人的情分从此断了吗？”“道理是这个道理，谁让咱们相爱过一场哪，我也不能把你丢下不管哪！听我妈说，由这儿往南六十里有个吴村，在那村子住着一家姓卫，卫老头有个闺女，今年十八岁啦，长得比我漂亮。这个卫老头是个老财迷，有多少提亲的都让他给要跑了。因此把姑娘耽误到如今，也没找到婆家。我见过这个姑娘，既安稳又会过日子，娶到家来，保管是美满的。”“我拦您清谈，我先谢谢您的美意。这是干吗呀？您说了半晌等于没说。”“怎么办呢？”“你想啊，许多提亲的都让卫老头给要跑啦！我到那儿求婚去，不也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（旧）吗？你想想，就凭我这个家，上哪儿找那么多彩礼去？我家要有钱的话，实不相瞒，我爹早张罗着给我续娶了，何至于到今天哪！”

红玉听相如说了一大套，不觉一笑：“我当是为什么呢？说了半天就是因为彩礼呀？这不算什么！我给你办就是了，你不用愁，我给你想办法去。咱们明晚再见！”说完，红玉站起来

就走了。“嗨！嗨！这么黑天半夜的你上哪儿呀？天亮再走吧！”冯生说着就往外追。出了屋门一看，人家早走得没影了。相如只好回房中睡觉。

相如一觉醒来，听院内有动静，知道是老人家已经起来了，他也急忙起来张罗着挑水做饭。冯老头噘着嘴，看样子是余怒未消。冯生没敢言语，拿起扁担，挑起水桶要走，冯老头说话啦：“相如，那丫头走了没有？”“昨天夜间就走啦！”“谁家的丫头？”“她说是东邻家的。”“哼！没有教育！往后别招惹这样的。”说完，老头背起粪筐走啦！冯生挑水做饭。他一边做着饭，一边想：夜间红玉说的话是真的吗？要按红玉的为人，凭她待我的心意，绝不会是骗我。难得她对吴村卫家会知道得那么清楚，尤其是我一提彩礼无着，她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替我准备，她哪里有这些富余钱哪？唉！只好听其自然了。吃完饭，冯生下地了。

天黑后，冯生把家伙刷完，又把屋子收拾一遍，就等红玉到来。可是等到半夜了也没来。冯生不由得胡乱猜想起来。这事儿大概是红玉不忍心一下子离开，不过用话安慰我而已。再说，她上哪儿找那么多钱呢？看来今晚不准来啦，我别傻等啦！想到这里，他就收拾被褥准备安歇。就在这时屋门开了。相如一看正是红玉。见她抱着一个布包儿，进来就把布包放在桌上，一转身就坐在凳子上，看样子她是走累了。没等冯生说话，她就开口了：“相如，你等烦了吧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我把彩礼给你拿来了，我已经打听明白啦！卫某人不但是个财迷，还是个吝啬鬼。对于他，你不能心疼钱。他还有个毛病呢！”“什么毛病？”“这卫老头势利眼。你到吴村去，必须把自己打扮得象个阔少爷，甚至你借去，也要弄匹马骑上。他要见你骑

着高头大马，老头子就要高看你三分。再把彩礼交给他，他只要一收彩礼，你们的事就算成啦！”“我家没马去借马，这不是骗人吗？”“噯，世上的人什么脾气的全有，在处事来说，不能千篇一律，这种人就得这样对待。你要不在外表上把他压住，他就瞧不起你，你就什么事也办不成。”“我还真没办过这种事。”“这回咱们不是为了聘他的闺女吗？你就受点委屈借匹马吧！要能借个仆人跟着你去，那是最好不过啦。这包里是白银四十两，全给他，足能让他心满意足啦。他一接彩礼，你就亲自相看姑娘，管保你满意。你就立时写红帖，把你的姓名、年龄、生辰八字儿给他，把姑娘的红帖带回来，定日子迎娶就行了。你可千万不要犯固执，听我的，一定骑马去。等你把人娶过来，我再给你道喜来。”说完一笑：“我走啦！”站起身来就走。冯生忙说：“你忙什么？歇会儿再走。”说着话就往外追，追到外边一看，红玉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冯生回到屋里，看看桌上放着红玉送来的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白花花的八铤白银，整整四十两。他想：这得先把银子包好收起来，不能让父亲看见，他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有人要问：冯相如是个老成人，这事他怎么瞒着他父亲呢？这就应了红玉的那句话啦：什么样的人，就用什么法子对待，因为冯老头这个人耿直得出奇，一辈子没沾过别人的便宜。为了保全自己的清白门风，多好的官事不混，专馆不教，情愿在家种地。红玉赠银的事要让他知道了倒麻烦了。

在冯生心中来说，他对红玉十分感激，除非真正知心人谁能这么做呀？可是他又埋怨红玉，为什么还埋怨人家呢？他觉得红玉这姑娘有点怪。以前我也没找她，她自己就来啦！现在虽然为我办了一件大事，也不该把事说完转身就走哇！这

个姑娘为什么忽然如此无情啊？冯生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想，后来他终于想过滋味儿来啦！先前她是为同情我而来；现在，她是为了成全我冯相如重整家业，而且办完事就走，多么令人尊敬啊！

次日起来，冯生仍然作自己平常该做的事。白天不觉得，一到晚上，就要寻思红玉说的一番话。她把吴村的卫老头说得那么怪，不但是财迷、吝啬，还势利眼。她还让我打扮成阔少爷，一切事就都好办了。可是仆人、马匹我找谁借呀？红玉这人看来是不会说瞎话的，她的话不可不信，就是这借马的事，就把我难住了。有马的人家我并非不认得，就是怎么跟人家说呀？说你把马借我用用，我骗人去？这象话吗！相如思来思去也没有想出好办法。实在困了，这才睡觉。

有这么一天，冯老头让相如到县城买点东西，正要往回走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两匹马。马上的人见是相如，立刻勒住马跳了下来：“噢！这不是相如弟吗？你好！”冯生一看是老同学唐生：“唐兄，少见，一向可好？”“今天你怎么有工夫进城啦？”“到城里买点东西，唐兄这是到哪儿去？”“办点事，顺便玩玩。”“好，你们玩去吧！少陪少陪！”说着，冯生告辞就要走，唐生一把把他拉住：“你忙什么？咱们几年没见了，聊会儿嘛，着忙回家干什么？”说着，把马交给了书僮。唐生拉着冯生在前面走，书僮牵着马在后面跟着。“你没事也不上我那儿去。”“我哪有时间哪！家里外头都是我一人的事儿，没事不敢出门啊！”“你的事我全听说啦！只是我腿太懒，没找你玩去，其实也不敢找你玩去，我怕老爷子说。”这是一句实话，慢说是唐生，不少同学都跟冯生不错，就是谁也不敢找冯生玩去。皆因冯老头有脾气，嘴直话倔，叫人受不了。小青年都怕他。

这个冯相如呢，虽然不象他父亲那样死板，可也是耿直出名。这么些同学，他从来没到谁家去过，就因为别的同学家庭都比他家富裕。冯家父子过的是清苦生活，怕同学们看不起，故此就跟同学们疏远了。今天唐生拉住他不放，也是知道他的脾气，你要不拉着他不行，一松手他准跑。那么唐生拉着他干什么呢？因为当初冯生是把围棋好手，一般人是下不过他的。这二年唐生对围棋入迷啦，可就是一下就输，都不敢跟人家玩啦！总想找冯生讨教个高招。可就是不敢到冯生家里去，从心里怕冯老头。今天无意中碰见冯生啦，焉能放冯生走吗？故此拉着冯生不放。找了个茶馆，唐生找了个清静的桌儿坐下了。茶房过来给他们沏上茶，两个人就谈起了下棋的事。都是棋迷，越谈越热闹，唐生向他请教了几手。后来又约冯生到他家去一块玩玩，也是要跟冯生学点高招儿，冯生没敢答应，因为家里没人，冯翁年纪大了，家里没人操持家务是不行的。说着说着又把话题转到相如的家事上了。

唐生问冯生：“你为什么至今还不续娶呢？”“我这样的家庭环境，谁肯跟我这个穷念书的作亲呢？”“你这话说的！穷怕什么？将来谁没个发迹之日呀？明几个我托人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，赶快续娶上，你好到外边活动活动。你长年在家操持家务不出门儿，得几时才能发迹呀？我给说一个，一说就能妥，妥了定个日子就娶人。”“唐兄说得太简单啦，实不相瞒，前些天有人给我提了一个农户姑娘，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去相亲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听媒人说，这家人家很势利眼，她让我打扮成阔少爷的样子再去，这件事就能成。不然的话，人家看不起。故此我迟到现在也没去。”“就因这个呀？这算得了什么！你什么时候去，你只管去就是了。用衣服有衣服，用钱咱有的